温存超⊙著

# 地域 民俗 家族

## 黄佩华的文学脉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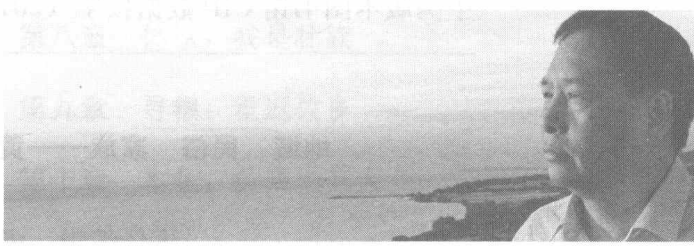

漓江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温存超⊙著

# 地域 民俗 家族

## 黄佩华的文学脉流



Huangpeihua de wenxue mailiu

Diyu Minsu Jiazu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域　民俗　家族——黄佩华的文学脉流 / 温存超著. —桂林：漓江出版社，2013.12

ISBN 978-7-5407-6889-8

Ⅰ. ①地… Ⅱ. ①温… Ⅲ. ①黄佩华－文学研究

Ⅳ.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96583 号

---

**地域　民俗　家族——黄佩华的文学脉流**

责任编辑：潘小鹏

出 版 人：郑纳新

出版发行：漓江出版社

社址：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编：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电话：0773－2583322　0771－5852105

印制：广西大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4.75　字数：200 千字

版次：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407-6889-8

定价：28.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0771－5852105）

# 目录


001 第一章　故乡：生在平用

018 第二章　选择：文学之路

041 第三章　弄潮：广西文坛“88”新反思

049 第四章　崛起：在文学桂军的旗帜下

066 第五章　回归：民大是一棵树

083 第六章　叙事：从短篇到长篇

115 第七章　追求：地域民族文化书写

131 第八章　体认：我是壮族

149 第九章　寻根：重返故乡

161 第十章　本色：黄佩华其人

181 结语：黄佩华文学之路的意义

附录（一）

184 地域小说与文化书写（黄佩华、温存超对话录）

197 桂西北叙事与红水河情结

附录（二）

210 黄佩华简历及创作年表

216 黄佩华主要作品目录

219 黄佩华作品获奖情况

220 黄佩华研究论文要目

223 参考文献

225 后记

第一章

# 故乡：生在平用



（一）

位于云贵高原东麓余脉褶皱带中的西林县，是广西最西端的一个小县，这里地处桂、滇、黔三省区结合部，素有“广西省尾”之称和“一肩挑三省（区）”之誉。其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其地形由高原地貌向丘陵地貌过渡，其地图形状东西宽，南北狭，形似一只西向飞翔的凤凰。

这是一方秀美的土地，境内山岭连绵，森林茂密，沟壑纵横，河流众多。驮娘江、西洋江、清水江、南盘江四大河流贯穿县境，支流散布，流量丰沛，随着逶迤的河流和起伏的山峦走势，自然形成了数片相对平缓的河谷地带。河谷之中，青山绿水，树木葱茏，羽人驾舟，生生不息，村落田畴，鸡犬相闻，朝霞余晖，炊烟袅袅，自然风光绚丽多姿。

这是一方古老的土地，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就是古句町国的中心区域。句，壮语译为九。町，壮语译为亲、盟或红。“句町”之意为九部联盟。据《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记载，汉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 82 年），汉朝诏封九部联盟首领亡波为句町王，句町国故而得名。现代考古发现的铜棺和铜鼓墓葬，证明了句町古国的辉煌历史和传奇文明；这里虽然地处边陲，但也曾经发生过惊动世界的重大历史事件，至今依然保存着的定安镇天主教堂遗址，依稀述说着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代历史上被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导火索的“西林教案”。百越多人杰，山地生枭雄。那劳山寨的岑氏土司建筑群气派堂皇，至今仍记录着岑氏“一门三总督”的显贵与辉煌。

这是一方神秘的土地，境内壮、汉、苗、瑶、彝、布依等十余个少数民族聚居，文化资源丰厚，民俗风情独特。句町壮剧、壮族牛头舞，苗族芦笙舞，瑶族铜鼓舞等少数民族艺术五彩斑斓，壮家“三月三”、彝族火把节、苗族跳坡节、瑶族盘王节等民族节庆习俗丰富多彩。一部原生态的民族歌舞乐《句町情韵》，就足以令人陶醉心仪；这里是布越壮族古代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那岩的“干栏”村舍，木板栈道户户相连，寨中碉楼挺拔，隐含着神秘的色彩；神话传说源远流长，民间山歌悦耳动听，上门入赘、女娶男嫁的“欧贵”习俗，隐约在证明古句町国部族母氏氏族社会遗传的民俗风情。

由距离广西首府南宁530公里的西林县城出发，沿321省道西行至9公里处，美丽的驮娘江在这里形成一个椭弧形的大湾，怀抱着南岸一个不大的村庄，这座依山傍水的壮族村寨，叫作平用。平用，在壮语中意为“平缓的坡地”。这是桂西北一个僻远的小村，从这里往北走20余公里可到达红河（即红水河，下同），红河的对岸便是贵州的兴义；往南行数公里，就进入云南的广南县境。这里实际上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广西“省尾”，又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广西西大门。

流经平用村前的驮娘江是一条不大的河流，水流舒缓，宁静安详。春夏水涨的时节，河面足有七八十米宽，在还没有修建混凝土桥梁之前，人们过河靠的是独木舟。竹篙一撑，船就离开河岸，掉转船头，向前行驶，船头破开一道道浪花，船尾拖出一阵阵涟漪，不多久，小船就到了对岸；秋冬时节，水位下降，河面就变窄了许多，村人就在河面上架起一座简易的木桥，过河就比较方便；水再瘦些，那河水就清澈见底，滩头潭尾水没不过膝盖，在那些浅窄的河段，人们也可以趟水过河。这是一条富有生机而充满柔情的生命之河，河边翠竹成林，风光迤逦，河里

鱼虾肥嫩，味道鲜美，北岸数百亩良田，稻花飘香。一条河流，一片良田，平用村因此成为桂西北高地上相当少有的鱼米之乡。

某年夏天，黄佩华就出生在桂西北这个名叫平用的壮乡寨子里。

然而，平用村并非是黄佩华家族的祖居之地，黄家原来居住在距离平用十多华里以外的滇桂边界上一个名叫岩怀的山村。那个地方，偏僻闭塞，只有荒山，没有河流。1953 年，在黄佩华出生的前几个年头，他的父亲黄明达毅然带领全家人离开土地贫瘠的岩怀，投向驮娘江的怀抱，来到相对平缓开阔的平用安家落户。于是，平用就成了黄佩华的出生之地，同时，也成为这个黄氏家族命运逆转的地方。



## （二）

刚到平用的黄明达将家安在村子上边的坡地上，这地方远离河边，远离村子中心，出门和归家要下坡上坡，尤其是每天吃水用水，要下到河里水井去挑，很是费力，而且，住在村子之上，单门独户，颇有几分孤僻冷清。实际上，将家安在高坡之上，是由于黄明达不愿去与老平用人争抢地盘，唯恐不慎会招惹是非，另外，这地方还正好处在前往老家岩怀村的路口边上，他们要回老家或者老家来人都不那么招人惹眼。岩怀村和平用村虽然都是壮族聚居的村子，都讲壮话，但是南北口音颇有区别，这无形中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一些隔阂。黄明达心里明白，要在平用村安家落户，要想过上安稳的日子，就要跟村里人搞好关系，为人处事都得要谨慎一些，低调一些，不能太惹人眼。

落户到平用村的黄家是一户普通的壮族农民家庭。虽然普通，但却足以令平用村人们羡慕，令人羡慕的并非是这个家庭殷实富足，而是因为这个家庭人丁兴旺。黄明达早年是个只字未识的长工，但却神差鬼使地娶了隆林县一个唐姓没落团练七姨太的独生女儿为妻。这位心地善良、性格温和的女性，很能吃苦耐劳，她先后为黄家生了九个儿女，除了最

小的儿子因病夭折，其余的五男三女八个孩子后来都被抚养成人，这位生命力极强的女性因此成为黄氏家族繁衍壮大的有功之臣。

在桂西北农村，人丁兴旺是一个家族生存繁衍最为重要的事情。但是，随之而来的大事就是要解决好吃饭问题，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那个饥荒的年代，要使人口众多的这个家庭能够生存下来，并非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黄明达想方设法地维持一家的生计，率领家人进行了一场艰苦卓绝的奋斗。

黄明达开始四处寻找地方开垦田地。然而，他很快就发现，凡是靠近水源又便于开垦的荒地早已被别人占据了。作为后来者的黄明达只找到一些狭小而极不规整的坡脚沟边开垦，一分一分地挖，一厘一厘地造，过了一段时间，总算是有了几分田地可以耕种。然而，那几分田地上收获的粮食毕竟是很有限的，到了青黄不接的季节，家里就经常揭不开锅。

黄明达和妻子不得不向亲戚朋友们告借，拎着布袋走出家门，四处寻找粮食。为此，黄明达夫妇的足迹几乎遍布了周边的村寨，后来，他们的足迹甚至一直延伸到红河对岸的贵州兴义，延伸到云南的广南罗平。他们千辛万苦借贷回来的粮食五花八门，稻谷、玉米、高粱、红稗、小米、黄豆、红薯、芋头、南瓜……凡能借到的统统都借，好好坏坏都要，他们把这些借来的五谷杂粮掺和上一些野菜一起煮食，勉勉强强填饱一家人的肚子，度过青黄不接的季节。

对于那些肯借粮食的好心人，包括亲友和一些本来并不十分熟悉的人，黄明达夫妇都心存感激，壮族老庚、瑶族老同、苗族兄弟、彝族同胞，此后都多有走动，时常往来，即使在后来黄家生活逐步地好转以后，这种走动仍然照旧，常年往来，情深意长。

（三）

要出门告借粮食，不好空着手去，总得准备一些见面的礼物吧？家

徒四壁的黄明达寻思着，那些住在高山上的亲友和各族兄弟们远离河流，不谙水性，难得吃鱼，鱼就应该是比较拿得出手的礼物。眼下，平用村前的驮娘江里就有鱼虾，若有本事就能捕到。于是，黄明达决心学会下河捕鱼。

为了下河捕鱼，从山地迁来的旱鸭子黄明达开始练习游泳和潜水，开始练习撑船。不久，“旱鸭子”就变成了“打鱼鸟”[①]。要想捕鱼，还得有渔船和渔网。在平用村，不少人家都拥有一条独木舟，拥有一条独木舟似乎成为这家人具有相当能力的一种表征。黄明达决心要打造一条属于自己的独木舟。他到老家岩怀砍了一棵巨大的红椿树，好不容易才运回到平用，在当地人的指导下，刀砍斧削，按照一定的制作工序进行加工，终于打造成了一条独木舟。这条凝聚着黄明达心血的独木舟，后来不仅成为他捕鱼的工具，也成为他家庭日常劳作运输的一件十分重要的工具；有了船，还要有渔网，黄明达模仿他人的方法，找来一些麻丝，一根根地捻成细小的麻线，再用那些麻线编织成网，并用猪血将织就的网浸泡透彻，再蒸熟晒干，最后，再连上网绳，挂上铜铸的网脚，一张渔网也就大功告成。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黄明达请人选择吉日良辰，按当地特有的风俗习惯，杀鸡宰鸭，烧香祭祀，为自己的独木舟举行了一场隆重的下水仪式。于是，此时的黄明达已经完全具备了参加人们在驮娘江上围渔的资格和条件。作为一名已经被认可的平用人，黄明达开始参加村人们的集体捕鱼活动。

平用村人的这种具有悠久传统的集体捕鱼活动从古至今一直延续进行，以至于少年时代的黄佩华还有幸目睹并参与了那种令他心情激动的场面，而且记忆相当深刻。许多年以后，黄佩华还饶有趣味地回忆起往事，以饱含深情而细致的文字，描写了乡亲们围渔的情景：

撑着独木舟在驮娘河上围渔，是平用村男人们最富激情的活动。围渔时，通常是由三五条到七八条不等的独木舟聚在一起，每条船上有两

①打鱼鸟：指鸬鹚，又叫鱼鹰、水老鸦，擅长沉入水中捕鱼。

个乘员，站在船头的撒网，居船尾的撑篙。在头船的一声令下，数条船便呈U字状向前快速行驶，每前进四五十米就形成一次合围。又随着一声号子声，数张渔网从汉子们的手中抡出，一张张撒开的网带着呼啸声飞落包围圈中。接着，在人们的期待中，在欢声笑语中，在铜铸的网脚清脆的撞击声中，在钢制的竹篙头撞击石头的清脆声中，鱼儿挣扎着跳跃着被提到了船中。对于那些生猛的鱼，不处置一下多半是要跳回到河里去的，情急之中，男人们会干脆就在鱼头狠咬上一嘴。这一咬，鱼不死也老实了。

围渔的船队，会依河势水情而不断地改变前进的方式，每只独木舟都会轮流获得最佳的撒网位置和时机，可谓是机会均等。驮娘江上的围渔活动多于晚间进行，天色愈黑愈好。将要围渔的当天，人们就到山林河旁去，采回那些干枯的芦苇秆或芭芒杆，捆扎成一条碗口粗的火把，置于独木舟的舷旁。围渔开始，火把也就点燃了。红红的渔火照在河面上，照在汉子们的脸上，忽明忽暗，摇曳多姿。①



## （四）

除了捕鱼，黄明达又想到要继续扩大开荒造田，他心里非常明白，必须拥有足够的水田栽种稻谷，那才是一家人赖以生存的长远之计。于是，他再次四处寻找合适的地方，开始实施心中酝酿已久的垦荒造田种植水稻的重大计划。黄明达来到一个被村人称之为“那瘦”的地方，那是驮娘江边上的一片乱石滩。那地方远离村庄，乱石成堆，芦苇疯长，灌木丛生。黄明达站在高处打量着这片河滩，在脑海里琢磨筹谋，他要在这片别人看不上眼的地方，率领一家人实施他经过反复谋划的“愚公移山”式的家庭事业，打一场家庭围滩造田的“重大战役”。

黄明达领着家人来到“那瘦”，用手比画着，指指点点，向家人说明

①黄佩华．生在平用［J］．广西文学，2007（10）．

他的规划，一家人在他天花乱坠的叙说中看到了希望，一时间仿佛已经闻到稻花的飘香，看到了稻谷金黄的景象，吃上了香喷喷的米饭。那种诱人的前景成了巨大的动力，他们一块块地将乱石搬开，一锄锄地挖走杂草和树根，把地面清理平整，然后从别的地方一担担地挑来泥土进行回填，日复一日，起早贪黑地劳作，硬是开辟出一片足有三四亩大小的新田来，并在四周用卵石夹杂草皮，砌起了田坎。新田成形了，接下来就是要引水灌溉。他们四处寻找和搬动大块的鹅卵石，在河面上垒筑起一道水坝，借以抬高水位，形成一定的落差。然后，又上山砍来木料和楠竹，日夜加工，造了一架水车，利用水车将河水引入新开的田里。

一片新田，一道水坝，一架水车，驮娘江边上的“那瘦”乱石滩上便呈现一道新鲜而迷人的田园风景，引得村人们前来观看。站在田边，人们不禁发出感叹，连声啧啧：这件事情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那是一项何等浩大的工程！

是的，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这确实是一项浩大的工程。然而，为了生存，为了过上能够吃饱饭的日子，黄明达一家足足用了两年的时间，硬是做成了别人望而生畏甚至是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黄明达笑了，黄家人都笑了。黄家在平用村站稳了脚跟，拥有了真正意义上属于自己的稻田，同时，也因此令村人们刮目相看，赢得了村人的尊重与敬佩。

父母围滩造田的情景黄佩华没有亲眼看到，因为那件事情发生在他出生之前。而且，在他出生后不久，那片凝聚了他家人血汗的水田已不再属于他家，因为，那时候，一份题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的红头文件已传达至全国，中国的广大农村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所有的农具都要归公，所有田地都收归集体。黄家辛辛苦苦新开垦出来的那片水田自然被收归集体，而且，还因为那片实际上并不肥沃的水田距离平用村比较远，领导一句话，就划给了下游几里外的另一个村的黄扭屯去耕种。

这件事情，黄佩华是后来才从家人的口中听说的，虽然没有亲身经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历那场家庭的垦荒造田活动，但是黄佩华也着实为父母当年创业的气魄和艰辛所深深打动。在黄佩华的心目中，他的父亲黄明达是桂西北高地上一位响当当的壮家男子汉——独木舟、围渔、水车和稻作，正是驮娘江边壮家男子汉生活的“四部曲”。

## （五）

对于自己的母亲，黄佩华同样满怀敬佩之情。在他的印象里，母亲是那样的善良慈祥，不仅辛苦，而且还非常能干。从母亲的身上，黄佩华从小就读到了壮族母亲的伟大与艰辛，读出了壮族妇女坚忍不拔的品性和顽强生存的能力。在他的心目中，壮族的女子要比男人更加辛苦。母亲除了要生儿育女，要下田劳动，要操持家务，还要带领她的女儿们栽种棉花，纺纱织布，染布缝衣。许多年以后，黄佩华在回忆童年往事的时候，在赞扬父亲胆识过人的壮举的同时，同样以饱含深情的文字，描写母亲和姐姐们种棉纺纱和织布染布的情景，反映桂西北妇女日常生活的相关习性。他在一篇题为《驮娘江畔的壮寨生活》的文章中写道：

每年春天，女人们要到向阳的坡上挖地碎土，播撒棉花种子。到了秋天，她们要把云朵般雪白的棉花摘回家，然后用木制的擀棉机去除棉籽，再用弹花机弹成棉絮，用纺纱机纺成纱线，经过浆洗或染色，坐在织布机上一丝一线地织，一尺一丈地织。

驮娘江畔的山坡上长有许多野生的蓝靛草。每到夏末秋初，正是蓝靛草长得最丰茂的时节。此时，女人们便从圩上买回石灰，让男人在河岸水旁挖琢一个个石头坑，到山上割来蓝靛草，在坑里铺上一层草，再铺一层石灰，直至石坑填满，然后密封沤制。当女人们趁着深秋相对闲暇的日子，把一匹匹的白布织出来之后，冬天也已经走进了家门槛。这时候，每家每户的屋后都摆有若干只大染缸，她们一边从河旁的石头坑里挖出蓝靛泥，融合在缸水里，然后将白布一掐一掐地放进去浸染。

和众多壮族人家一样，我们家女人的冬天是在染缸边度过的。她们每染一次色，便到江里清洗一次，铺陈在江岸边的芦苇上晾晒，直至把白布染成她们满意的墨蓝色。冬日暖阳下，驮娘江渡口边晾晒的布条延绵几百米，颇为壮观。女人们谁要是布染得不够成色便制成衣服，那将会受到人们的耻笑。整整一个冬天，我们家的女人双手一律被蓝靛染成了蓝靛手。

接下来的活便是将染好的布匹碾平抛光。仅就这一点我就敢说我们壮族的女人是天底下最勤劳也是最智慧的女人，她们在处理布匹方面的功夫细活可见一斑。把土布碾压抛光可不是什么轻松的事情，女人通常将布扎成捆后置于两片沉重的石块中间，叉开双腿踩在石板上方，借助腰力左右摇摆，直至布匹达到满意的平滑度。有些女子为了让自家男人穿的衣服光鲜照人，还偏爱用野猪獠牙一寸一点地将布料精心打磨一番。那时候，驮娘江流域壮族男子的穿戴如何，直接反映了自家女人是否勤劳能干，于是有的男人一次干脆就将十几件相同的外衣叠穿，以显示自己的身份和女人的能干。[①]

## （六）

那是一个特殊而艰难的年代。虽然黄明达夫妇十分勤劳，而且相当能干，为了生计而整日忙碌，想方设法摆脱贫困，但是，与当时中国农村许许多多的农民家庭一样，人口众多的黄家依然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然而，尽管日子过得艰难，但凭着一股硬性与韧性，黄明达夫妇还是艰难地将膝下的儿女们一个个渐渐地养大成人，除了最小的儿子黄佩候因患耳疾，没钱医治，在三岁时夭折以外，其他八个儿女都能安全地度过了20世纪60年代的大饥荒。此外，黄明达还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儿女们上学读书，并留心地抓住每一个难得的机会，将儿女们先后送出了

①黄佩华．驮娘江畔的壮寨生活［J］．中国国家地理，2011（8）．

家门。

在家里，黄佩华排行老七，他的上面有四个哥哥和两个姐姐，他的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小弟。按照家族班辈，男孩以“佩”字排列，女孩取“秀”字命名。

1956年，还在黄佩华尚未出生之前，黄明达就得到政府的资助，将很争气的大儿子黄佩隆送到省城南宁桂西民族师范学校读书。在黄佩华出生的那个年头，黄明达将二儿子黄佩林送到部队参军入伍。不久，黄明达又抓住机会，将黄佩华的大姐黄秀兰送到县城旁边的八达林场当上工人。在往后的十年里，黄明达又将把黄佩华的二姐黄秀花送进乡供销社上班，将黄佩华的三哥黄佩光送进部队当兵。

黄明达的这一系列所为，一方面是为生活之计，尽量减少家里吃饭的嘴巴，另一方面是为儿女们谋求出路，希望儿女们能有一个美好的前程。黄明达之所以能够抓住这些机会，说起来，还得益于一段奇遇，一次偶然的机会，黄明达认识了一位县里来下乡的干部，一来一往，就建立了感情。黄明达开始并不知道那位姓马的干部原来就是本县的副县长。马副县长见黄明达出身贫苦，为人朴实，且颇机灵，便举荐他为县法院的一名人民陪审员。于是，黄明达便有到县里参加审判案件的机会，久不时就要骑上马前往县城小住几天。只可惜他没什么文化，不然的话，他很有可能就能成为法院的正式工作人员了。不过，陪审员的身份也让他有机会认识了县里的一些干部。此后，县里和乡里的干部下到平用村开展工作，也多找黄明达了解情况，请他协助做一些群众工作，有时干脆就在他家“三同”。“三同”，就是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是那个时期组织上对干部下乡必须密切联系群众的基本要求。正因为这样，黄家的孩子就比村里其他孩子多了那么一点见识，多了几分大方和机灵；正因为这样，黄明达就拥有了村里一般人所没有的那种人脉关系，消息也比较灵通，因此，自然也就为儿女们的出头造就了一些机会。

这接二连三的好事情使得黄家一度风光，但不久也一度遭来某些人

的嫉妒。那些眼红的人聚在一起嘀咕：为什么这些好事竟然都落到一个外来户的身上？议论来议论去，那些人就得出了一个结论，他们认为，这其中的奥秘就是因为黄家的屋子建在村子的最高处，正好落在龙脉的穴位上，后有大山靠背，前有绿水绕护，往前望去，几百亩小平川尽收眼底，这地方尽占了平用的风水。于是，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也就发生了。不久，黄家屋子的前后左右就有人建起新屋，纷纷向着这块“风水宝地”靠拢，甚至不惜将黄家的院子挤掉大半。

实际上，在不断地将儿女们养大成人送出家门的同时，黄明达夫妇也在岁月的流逝中逐渐年老体衰。在送了黄佩华上学之后，他们再也没有能力供小女儿读书了。因为，这时候已经是彻底“割断资本主义的尾巴”、进入到了农民全靠抢工分挣口粮的年代。年长的几个儿女虽然已经出门在外工作，但是工资都很低，根本无法补贴家里。而黄佩华和四哥黄佩京都在上学，家里就缺乏劳动力，没人挣工分，就意味着没有口粮。于是，黄佩华的小妹就只能留在家里劳动。许多年以后，黄佩华还对当年被迫成为时代和家庭生活困难的牺牲品的小妹秀红深表同情，并为此时常感到内疚和不安。



## （七）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生在平用的黄佩华在这个小山村里度过了他童年的时光。

由于家里经济拮据，生活贫困，虽然那些七凑八凑拢来的五谷杂粮还能让孩子们勉强吃饱，但是，或许是因为营养不良，童年时代的黄佩华体弱多病，个头矮小，面黄肌瘦，以至于他的父母十分担心他能否养大成人。

按照当地的风俗，如果一个小孩子生来体弱多病，那就说明他生辰八字不好，命相浅薄，难以养活。化解灾难的办法有两个：要么将这小

孩过继给命相相合的亲戚朋友家当儿子，认对方为亲爹亲妈；要么就让这小孩认一棵茂盛的大树为干妈，将小孩托付给大树，借助大树强盛的生命力滋养和保佑这个小孩健康成长。这种方法，俗称“寄树”。

由于黄佩华自幼身体衰弱，因此，他的父亲曾经先后两次试图将他送人抚养，但终因黄佩华的母亲坚决反对，这才打消了当初的念头。两老最后决定采用“寄树”的法子，保佑黄佩华能够平安长大。

与桂西北许多村庄一样，平用村的边上有几棵巨大的黄葛树。黄葛树，别名黄桷树，俗称大叶榕。这种树喜阳光，耐干旱，耐严寒，耐瘠薄，树干粗壮，板根发达，树根可以延伸到几十米以外，树干上长着许多气根，冉冉下垂，就像百岁老人的长须，枝叶繁茂，浓荫覆盖。大叶榕是一种可以入药的树木，以根、叶入药，有祛风除湿、活血通络、清热解毒、消肿止痛之功效。平用村边的这棵大叶榕生长在驮娘江边，离河岸不到百米，根深叶茂，树干粗壮，足要三四个人联手才可合抱，树冠巍峨宽阔，团团如盖。

父母决定将黄佩华寄托给其中一棵大树，以求庇护。于是，这棵大叶榕便成为少年黄佩华的深刻印象与永久怀念。许多年以后，他同样以细致的笔墨记叙当年发生的事情，记叙父母为他举行“寄树”仪式的情景：

举行寄树仪式那天，母亲特意给我缝制了一套新衣服，让我穿上后，我和父亲就出发了。开始，我并不晓得要到什么地方去，父亲让我走在他前边，一路前行父亲一路指引着我。身后的父亲手里提着一把板锄，肩上挑着一副担子，一头是一个笼子，里头装有一只鸡和一只鸭，另一头是一只箩筐，装有一些供品。我们走出七拐八弯的村巷，来到那棵大树下。父亲放下担子，便开始忙活起来。

父亲先是铲出了一块饭桌般大的地，又去砍来两张芭蕉叶，然后一一摆上供品，燃上香烛。那时候我大概只比那个笼子高一点，基本还不能帮父亲干活，我一直站在一边看，心里既有些紧张，又有些不安。和

干别的活路一样，这种活于父亲来说，他显然是一个老手了。做完一切后，父亲忽然对着大树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把我扯到根系盘缠的树脚下，叫我双膝跪地，低头膜拜。父亲站在我的身边，用只有他自己通晓的语言，对大树诉说了大约五六分钟后，才命令我站到一边。在诉说的过程中，父亲的表情始终严峻而虔诚，口齿伶俐而富有乐感。约莫过了半个小时，父亲才从口袋里掏出一子红线，让我牵住一头，环绕大树连绕了三圈。当我吭吭哧哧地把线头交到父亲手上时，他的脸上现出了少见的微笑，那种笑忽然让我感到了一阵温暖。

随后，父亲又庄重地对大树说了一番话，大意是把我的一切都交给大树了，要求大树保佑我四季平安，健康成长，长命百岁。接下来，我们往树上贴了很多纸钱，又烧了一些，我以为仪式就此结束了，不料父亲竟从衣袋里掏出三只拇指般大的爆竹，让我亲手燃放。我极少有放炮的机会，更不用说放大炮了，心里是既兴奋又有些害怕。在父亲的鼓励之下，我壮着胆子拿起香，颤颤巍巍地逐个放了三只响炮。从此以后，我的生命就寄托给这棵大榕树了。

或许真的是万物有灵，那棵生命力旺盛的大叶榕在冥冥之中佑护着认她为母亲的儿子，黄佩华后来就渐渐健康起来。对于故乡的那棵母亲树，黄佩华从此难忘，并寄以深情：

也许是一种神秘的灵性使然，从那时起，不管身在何处，我竟时不时，有意或无意地惦念起那棵大叶榕树来。每次回老家，我都要远远地向那棵树行注目礼。尽管那棵树有些老了，一些枝杆有些枯萎甚至被折断了，但另一些枝杆依然生机勃勃，浓叶如盖。①

## （八）

实际上，佑护黄佩华成长的不只是那棵大叶榕树，还有那一条充满

①黄佩华．生在平用［J］．广西文学，2007（10）．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